斐然集

九

斐然集卷十四

宋 胡寅 撰

[illegible]首方[illegible]密院檢詳官

有府機務實[illegible]前之所[illegible]後以為例視已成事詳

欽中[illegible]之才[illegible]討司屬之任爾議論明發才

者[illegible]朕[illegible]上[illegible]坐[illegible]公而不得見訪求後裔

供或有闕爾宜以奕世之所使參今日兵政之治否告

汪應辰改官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于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為舜何難焉苟以利為義其去跖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秩服此訓言

趙伯牛湖北提刑

大湖之北土沃俗富自軍興賦重吏緣為姦訟鬱政煩

漁州縣小民訟獄失平言者上聞朕所隱惻以爾廉明
公介學道而愛人為吏南方聲實甚著就易使節俾按
祥刑夫嶺海僻陋之邦華夷雜居俗本無事庸人擾之
耳惟力去其為民害者則訟理而政平矣

馬擴轉一官

比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畧從
横曉暢軍事朕勤于外績用甚昭加進官聯用為衆勸
其祗新命益務遠猷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

朕以世仇未復軍政是修既任大臣分典内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虛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早周旋于塞上更事已多晚諮議于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勩而罔辭其次對于西清以近承于中旨尚詢黃髮勿云膂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

吳起等轉官

侵敗王畧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敵愾勇克摧鋒戰艦孤騫敵舟盡覆淮壖不聳紀律無譁旌以郡符（餘人云起進官職）用為勸衆

王權轉一官

侵敗王畧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衛國勇可冠軍總貔貅以前驅鬬艨艟而盡獲淮壖不聳紀律無譁超進兵團用為衆勸益思遠績別對寵光

李弼直太常博士

奉常禮樂之所自出凡有大典詢度訂正必及于屬士歷世以来皆為清選爾學識趣正文藝宏博往踐厥職夙夜惟寅使議論屈服于諸儒禮儀不専于胥吏是為稱矣可不勉哉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

朕稽若上古治歷明時歲久或差未之有改爾潛心數學髙步筭家推往知来無一不合成書既上正朔以齊用錫寵名少旌篤志歸榮華皓服此訓言

潘良貴起居郎

左右史秉筆入侍言動必書凡有嘉謀直許進對惟不歟可以信後世惟有學可以宏規益久虚其選疇克當之以爾瑚璉守身冰霜厲操達于世務心在國家德譽日隆朕所器重入聯東省莫若汝諧以無玷之身修行可移之忠順不獨俾司于記注實將有取于論思尚服訓言以對光寵

其人贈直秘閣

昔元祐初登用先正司馬光天下賢材由類而至小人不利黨論興焉自今觀之孰邪孰正朕所以昭洗寃憤而次第施恩實惟垂勸方來非獨有憫于既往者也爾得所附麗名掛于籍閲世之後清議皎然兹用追錫以中秘之美其視為讒邪竊富貴死而與草木俱腐者亦相逺矣尚服明訓增爾之光

孟某贈直秘閣

有國家者養才勸善如藝嘉木扶持拱把以須合抱之

成而或夭于斧斤遭彼霜露匠伯睥睨尚且歎惜況佳子弟近出戚屬不幸類此吾懷如何以爾天質茂明有志自立以積學為富以敏行為貴維我貽慈先后慶門所賴秀而不實孰測其然中秘萃資儒林妙選今以贈爾雖死而猶生矣

某人太府丞

外府受藏國用所待凡厥官屬非才孰宜爾來自遠方見稱行治往司丞職益究所能克謹有司之常當被陟

明之典

某人改合入官

屬者臨遣使臣宣諭諸道委以刺舉之事爾才學行治克膺薦論賜對便朝審如所舉俾易京秩庸示寵嘉服此訓言以永終譽

某人加職

朕選忠智之士佐議于軍師又時親考其策畫以觀中否爾以職事入奏所陳辨達可謂能矣夫言適于用好

謀而成朕之所樂聞也增昇榮序益思厥績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

廬陵之俗喜爭而嚚訟賦輸所入乃甲于江西自頃鄰邦寇殘或逮屬邑赤子流散鮮安南畝是以大農所仰數減于舊而習俗利獘乃甚于前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爾才智疏通吏能肅給踐更中外咸著嘉稱茲俾對敭有言動聽進班延閣往服郡章其推吾子養百姓之心以善爾拊循千里之最

吴玠贈三代

朕方用武西顧秦關爰有虎臣為時而出居秉鉞建牙之位貳宣威撫俗之權克奏膚公以佐戎辟想其慶衍蓋有福基屬營祀于合宫用均恩于幽顯以明積善之效而慰孝孫之心具官曾祖隱約自修況潛弗耀仁深德厚報雖不在其身本固末蕃久而克昌厥後東朝二品名寵秩尊加賁懋書以重襃典朕之所以惠爾三世而玠之所以逮其重祖者可謂盛矣歿而未泯尚克歆

茲

人臣忠力自奮雖起孤單逮其功績既昭官尊職鉅則所以寵之者上及其三世盖欲為服勞者之勸而示天下以積德累仁之有報也具官曾祖母靜專閫淑嬪于令門流澤既長啟佑乃後時予禦侮之士實爾多才之孫付以節旄任重陝蜀合宮敷慶追錫有章登崇號名易畀嘉郡往奠厥壤歆承茂恩

朕祇率舊典禋祀總章五福之敷廣覃于民庶四篚之

惠下及于翟閽矧時仗鉞之臣久懋幹方之烈遠承祖
武克亨宗祧爰有彝章豈忘追賁具官祖懷實不售種
德自深義訓所覃戎昭是力念功原始加秩疏恩東朝
之孤傳位最寵慇書申賁兼示哀榮俾致告于烝嘗尚
無忘于袛服
朕惟婦人功用不得表于世而于其子孫覲焉才力忠
勤能扞門户之寇謙恭謹畏罔干典憲之文富貴不離
其身以克光大勲閥則其祖妣之所以教亦可考矣疏

榮上達厥有國常禋賚方頒追襃可緩具官祖母行應

儀矩化行閨門祚其材孫作我名將易封上郡申錫贊

書揚于廟中服兹寵渥

葢聞父愛其子則因其材而教之君愛其臣則俟其功

而襃之既襃其功以是為未足也則又推其義方之所

自愍有加寵位不次授獎忠勸孝各得其宜然後吾所

以待臣子之心于是為無歉具官父藴材抱器雖不自

見而其後嗣能讀父書瑞節虎符佐使秦蜀功名浸美

大我有材將克成武功想其閨門必有賢助推齊家之
道資馭衆之方副笄六珈是宜偕老矧當慶賚可後褒
封具官妻懿淑令儀歸嬪勲閥婦職恭順母道慈嚴爾
夫所以能忠于君而臨其下者葢有取矣山河象德湯
沐君封祇服恩榮永宜家室

馮氏封太孺人

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孫仲服在右列乃能請損小
君之封以歸榮其大母朕用嘉之洛爾馮氏其服寵章

勉修慈仁永綏眉壽

韓治贈官

朕有先正之臣曰忠獻魏王德在生民功在宗祏福澤所播克有賢孫慎守其身不忝厥祖而位不稱德美名獨彰朕見喬木而興懷念九原之難作屬當禋賚國有故常申錫寵靈以昭幽魄具官行誼甚飭政術有方冠紳累朝而典籍是好富貴奕葉而家聲不頹知以義榮肯為利動迄不大試尚其後人賛吾事樞繄爾是賴爰

自宮師之重升聯亞保之崇加錫賚書聲于其廟豈特大官高位著韓氏家傳之盛蓋將表仁旌善為具僚立宗之勸明命如此汝其享哉

余殊封官

明堂敷慶燕及耆老所以勸夫為慈與孝者也爾以眉壽克膺此寵其益教爾子以孝為忠焉

陳規贈父

總章毖祀徼福于神祇霈宥施恩兼榮于存歿以爾躬

積至善克生令子忠以衛上干城一方遂服列于從臣以克贋夫追錫加畀顯秩爲爾寵光魂而有知尚其歆受

馬欽贈父

明堂敷慶存殁畢及以廣忠孝以昭典常具官生于朔方嘗列顯仕克訓厥子慕華而歸官聯旣高得用追贈大夫之貴團兵之職併爲爾寵尚體予恩

折彦贇贈父

朕御戎衣而憤國家之辱聞鼙鼓而興將帥之思眷昔虎臣克當閫寄屬茲禋賚宜錫恩章具官河曲令門山西賢將不由附麗自致功名謀闢天都戎嫗棄帷而遠塞功成夜帳泰陵受凱以臨朝未殫金櫃之奇已靜玉關之柝澤流後裔世有顯人贊予宥密之謀繄爾猷為之緒九原難作故國興懷用追秩于庭槐以增光于泉壤尚惟精爽能體哀榮

張婕妤贈二代

祗祀明堂均福臣庶矧時内職法等外官得以追恩上
及祖廟國有常典其可廢乎某人祖積善在躬久而愈
著有孫令淑進列九嬪位視上卿豈非餘慶聿加顯秩
為爾之光精爽未忘尚克歆受
宗祈藏事霈澤流恩凡欲顯揚其祖先蓋均式典于中
外其人祖母作配名族德為女師爰洛令孫入備嬪御
淑慎厥職弗累其宗得援敷錫之恩加賁大母之號申
以書命尚其歆承

祀于明堂示民以孝爰及慶賚之典庸慰顯揚之心矧
時女御均法外職疏榮上逮可廢國常其人文德善甚
豐源流有行克生賢女進列貴嬪罔極之思欲報以德
追贈加秩是為茂恩想克有知服此光命
若古宗祀斂福錫民欲顯其親無不如志用廣孝道內
外惟均某人母淑令慈祥宜其家室慶流之美有女甚
賢登進掖庭光列嬪御貌矣歸安之日終然顧復之情
改畀新書以昭舊號沒而未泯猶克有聞

總章告慶民皆受福之人褒贈及親國有追封之典若時內職視法外庭某人繼母允蹈柔嘉不愆訓範克生令女進預內卿念溫養之無從庶顯揚之有慰美號雖仍于舊貫命書庸示于新恩芳識如存諒知歆受

趙鼎贈三代

三代王者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矧夫正位上宰弼亮王室協同姓之親而任天下之重仰延爵命不臻重祖將何以稱朕倚注之心示勸有位哉具官曾

祖榮德光厥身垂範後裔本大末茂彌遠益昌嘉爾曾
孫之賢服我股肱之任爰從亞弼擢拜元輔覲典刑之
具美識故老之遺芳是用躋榮公台參位師傅疏九原
之渥澤煥百辟之光華爾尚有知享予休命
婦人無非無儀克守箴戒乃有德配君子宜其室家義
訓仁風覃及後嗣將必有以夫豈苟然具官曾祖母梁
惠慈祥端莊靜順育德望族作嬪高門蘋藻之職孔時
尊章之禮不懈用能光昭奕世丕赫于曾孫為予大臣

尚其英靈不忘歆識

人道本乎祖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至于挺不朽之功業居人臣之極地則得追秩其三世而加崇其祖妣君子大邦以永慶譽國章維舊朕敢忘之具官祖母早以懿範歸配賢德既茂宜家之慶永垂傳世之裕佐予艱運爰正位于台躔緊爾有孫迺疏榮于湯沐相攸安定改卜新封申錫命書哀榮兼至尚惟末泯歆此休光

若昔太祖肇造丕烈佐命先正曰韓王普咸有一德奄

甸萬姓朕開闢否運寤寐英賢爰得宗臣置諸左右以
保我皇家之基業慨懷祖武若合符契則惟大臣追貢
禰廟厥有令典孝心如我其可弗敢具官父玘掠德在
躬流光裕後道義輕乎萬物然諾重于千金和氣所鍾
乃生賢子嘉謀是賴為國柄臣觀百善之所從想九原
之可作爰錫上公之服就封曲沃之邦酬狐突之教忠
嘉畢萬之有後三牲致養雖不逮于平生四海知名斯
有光于來裔尚其幽壤服我隆恩

冢宰之統百官職已躋于上位君子之澤五世福當及于
前人爰錫命書用尊母道具官母早由淑德来相令門
能安在饋之常迄再充閭之慶以外觀內灼知閨閫之
肅雍自葉流根宜有服章之盛美胙之大國錫以綸言
禮等君封義彰子貴慰吾賢相有念母不見之悲俾爾
臣工知移孝為忠之效泯而未泯庶或有聞
葢聞仲尼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有深淺大小
則其慶有淹速廣狹若乃布衣之士致身台衮之崇舟

可師宜享成家之報仁而不壽空餘異室之悲眷爾良
人位于元弼玉瑟之音雖斷金花之誥加榮改卜名邦
以薦膏沐徃奠厥壤永康後人

趙㠓贈官

宣力服勞既致為臣之義飾終厚徃宜昭有國之恩具
官胄出名門時逢熙旦早以材譽薦更猷為聯議論之
崇官列禁嚴之近職清郡訪道尚期壽履之綏夜壑移
舟遽起淪亡之嘆既追錫于名秩復推恩于後人存殁

哀榮吾心有憮諒惟冥漠能服命書

劉光世贈三代

官為貳公人臣之顯位爵胙大國贈典之異恩惟克尚其後人乃能膺于追錫具官曽祖受資勁果結髮從戎積忠致誠必在君父奮勇宣畧不二險夷謙恭無長傲之心樸厚無虛辭之態天之所助福之所鍾末及百年勲閥增大慶流有衍爰啓曽孫建兩鎮之節旄位三孤之表著加榮重祖之廟惟國有章改卜大名之封于爾

甚寵九原可作尚或有聞

古者廟制諸侯五大夫三令雖上公家廟止于三世視古爲殺然追命贈錫則與周公上祀先公祭以大夫之意不殊可謂美矣具官曾祖母龔嘉莊順作嬪令族以忠正勉其夫子以義方貽厥孫謀于再世而遂昌逮曾孫而尤盛出擁兩邦之纛入聯九棘之班扞城其民思樾公侯之績無忝厥祖爰增廟祏之光乃澤平凉薦爾湯沐諒惟芳職歆此寵靈

昔在周成董正治官三孤二公其任最重若令臣子以功自致則于初拜之日聿頒追贈之恩蓋眷顧于大臣俾顯榮于私廟古今異制典禮維時具官祖氣稟金方家受韜畧志吞仇敵功未及施精誠所傳在其後裔勲名丕顯爵位崇髙乃錫上公之封式紓尊祖之願信都大國堯壤舊邦往奠厥居歆茲寵命

維我七廟世都大梁祖宗神靈夾河卜宅朕方用武汎掃中原喬木故都寢食在念是故委任將帥多西北之

人又以齊晉燕秦之邦胙其父祖使開國邑禮典雖篤
注意則深具官父才術通疏功業未究篤生令子能讀
父書方陣圓機縱横善應五權七畧囊括靡遺坐陞泒
棘之班居擁將旄之重跡思上逮諏地改封乃眷常山
用錫爾祉俾爾子思爾國之所在為予將副予意之所
圖是惟休哉往歆命訓
若古爵齒婦人從夫厥令大臣加贈三代盖從夫之遺
制非子貴之恆典行之久矣世少知之爰因贊書申著

正誼具官母儉勤是守淑慎其身躬芣苢之和平協芝蘭之占兆篤生英偉為國勳臣朕既取上公加爾良人之秩遂列名壤俾爾小君之封用旌義方之有成式慰孝思之罔極服我明命往宅新邦

陰陽交泰然後能成萬物夫婦義和然後能成室家古之名門多由内助視其爵秩乃得榮名具官妻族望高華言容端肅躬此慶譽嬪于功臣不務貴驕克遵禮訓相彼閨中之治協成閫外之勲遂聯孤保之崇宜易君

封之地會稽大國汝湯沐馬夫閔其夫之勤勞而勸之以義勉之以正載在國風至于今美之爾閑習圖書所宜自飭以永保其富貴

盧法原贈五官

始終之際人道之大常贈恤之恩國家之令典矧持從櫜久總戎旃奄忽云亡吾心所惻具官才刄利達器使具宜入侍禁嚴雖在右文之旦外分閫寄乃當用武之辰輯和師徒攘却仇敵形色已臨于乾寳阜安何止于

坤維方倚長城以寛西顧遽聞窀穸不返東流宣力四方功著爪牙之助錫官五等秩隆章綬之華既旌爾勞又燕乃後想其營魄猶克欽承

太上皇后贈三代

朕躬飭清裸祇薦明禋昭格神祇尊迎景貺近以福于九族遠以覃于庶民有異姓王實予舅祖疏恩追貢又可後乎具位曾祖積善在躬貽慶厥裔如木之根深本固其華實繁以滋多如水之源遠流長其浸潤廣而莫

禦母儀四海燕及眇躬揆厥所原實爾孫子荊州三楚
之大國既啟曩封彝都五服之上游更申令命庶加榮
于英魄用遥慰于母懷精爽未淪歆承無斁
祇祀明堂爰有大賚凡一命以上猶得以恩榮及其父
母況予舅族維國戚藩可無徽章以昭令典具位曾祖
母心迪至善躬蹈深仁種德隱約之中收報光明之旦
宣和大練惟爾令孫母儀四方王爵三代凡有錫慶之
事又隆加贈之名兼君大邦改卜韓楚非特著我心之

惻怛亦將慰吾母之悲思服此寵靈尚綏厥後
所貴乎子孫者謂其能顯榮祖考有隆而勿替也若夫
裂土以封之因襲以崇之至于奄有大邦爵臻王號以
極人臣之位其于顯榮又豈常人之可擬則非懿戚夫
孰宜然具位祖陰德不背流光甚遠遂啟女孫之淑肇
開文母之祥既已追上隆名國于南鄭令茲大賚改畀
周疆藏劍履于廟庭侈旌麾于門戶以舉中朝之典式
昭外戚之榮想未淪亡諒能祗服

明堂之祀示天下以孝也匹夫庶人有孝愛之志而不預其儀公卿大夫遂顯揚之心而未極其禮若時母后追貴外家恩典之行于斯為盛具位祖母秉德莊靜宅心慈仁作嬪高門種慶孫女觀福基之隆厚驗流澤之深長豈惟一世之功必本百年之積是用加榮其祖妣庶幾少慰于母儀其釋夏商之舊封徃君吳越之大國絲綸寵錫泉壤蒙休

朕惟國家盛時太上皇后母儀天下有葛覃之本歸安

父母上皇抑制外族不假以權將以常保其富貴撫今念昔睠焉永傷適均慶賚之恩可後追封之禮具位父懷仁蹈善德厚流光六五黄裳惟爾淑女母儀天下垂二十年榮戟高門邈不可見傳龜龍以紫爾有慶而可貽路車乘黄吾欲贈而無與茅土命社以國新封莫如博平往奠厥壤以寫母懷之愛以昭國典之常英識尚存服茲休命

婦人之心愛女為甚女子之德報母為勤矧居椒屋之

德為百年之計是生賢哲為世名儒寵秩閎章上覃禰廟又惟爾子天不慭遺既有請而遽亡悵疏恩之不嗣精爽如在尚服休光

吕源落職

城郭溝池之固守臣所當盡心也勞民費財而無見功者以爾喜興作急功利志在希賞而不恤百姓也比以需恩既還舊職玆緣按舉復黜除之一予一奪咸爾自取朕何容心哉往思省愆毋重後悔

撫問張浚制 奉旨撰

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讐初啓端揆之司未遑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紓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問令俾信使往諭朕懷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 奉旨撰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內威服四
夷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秉國政所當致君堯
舜措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姦說附會聖經
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斂為仁術以法律為德政排
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
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
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禍亂相踵率獸食人
三綱五常寖以堙滅而習俗既久猶未以為安石罪朕

甚懼焉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後世朕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説使不淪胥于異學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絶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令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子大夫體朕至意倡率于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庶幾于抑水膺戎驅猛詎詖崇夫子之事為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于永世惟子大夫之休烈尚明聽之哉

行遣章惇蔡卞詔 奉旨撰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頼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𤼵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刋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謗𠍇未彰公論猶鬱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哉可令三省取

冦彦舟不敢安處遂破鄂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為名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内公私舟船為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鄂為蘄黄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彦舟凶狡初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侮弄三尺詭詐百端皆雱教之至于州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雱則公然乞於彦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産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彦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

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為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彥舟自是北遁投於逆黨未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傅雱人但知彥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奸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為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雖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況雱身為朝郎職在省戶

所為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揆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為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寬恩若遇赦文便許內徙使懷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式遏亂畧修明軍政之道一雱雖小所係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别降指揮將雱永不量移以為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湖南勘劉式飜異

臣聞劉式係大贓吏宣和六年任潭州湘潭縣日值科

燕山免夫錢湘潭管田八十六萬畝式每畝科錢七百文二分納見錢每畝盜一百文入已一分以銀折納其時銀價踴貴每兩至三貫文式用潭等取之於民而以廣等納之於官廣等者以十錢為兩見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錢為兩湖南民間通用私秤也據此兩項式之所盜其數多矣當時為監司按發送邵州根勘事已明白式用重賂於京師求囑遂行畿畀乞移別路遂改送衮州看詳得無罪狀遂遝遝元任考滿而去至今湖南

言贓吏者以式為首昨緣姻婭之私冒法改官不依資
格注授邵州通判其意以邵州舊曽盡法勘已欲報私
怨也賴言者發其奸狀追官罷任稍快公議令來河南
憲司所勘止坐言章中論式殺害平人為百姓胡安所
訟式反訟安以書達衡守祝其周旋式當連坐一事而
已然衡州推勘院已申提刑司稱鞫勘圓備比至差官
録問胡贋等一十九人各已伏辯獨式飜異不承令來
致煩朝廷令提刑司别選官移桂陽監置司重别根勘

謹按式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授通判差遣則殺害平人又以書干託太守祝其周旋事之必有理無可疑也今干照人各已伏辯而式獨不肯承罪其挾權驕恣可驗臣僚之言矣至於冒法改官不依資序注授通判差遣朝廷雖灼見罪狀各已追改而式之罪名未結正也今衡州置獄追呼已多聞有破産之家被殺者沈冤未伸方逮者證佐未畢而又移獄已是暑月只緣劉式一夫奸兇抵悍頃年飜異得其慣便是致獄訟滋彰煩瀆典

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
壞植散羣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
已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
碍皆許奏辟於是諸官員罪姦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
至朝廷叅銓部者盡輻輳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
又況鼎州昨緣程書禹奏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
為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
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勿從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殘

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遣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官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輙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碍辟差庶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掉棄兵刃復緣南畒以愚見不以諸般拘碍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宣諭官明槖乞封龍母五子

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親決獄冤則甘雨應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也宣諭官以敷君德求民瘼為職乃為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況封為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毋乃反常失禮為後世笑乎伏望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為急若政平訟理民無愁歎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

不得陳乞廟額崇修淫祀以為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岑朝殺妹該赦

臣取到大理寺備坐岑朝元初情節看詳得岑朝典田與叔岑和尚岑和尚死岑朝持鎗就和尚妻阿劉分討所收禾阿劉不與岑朝便下田要奪取之時阿劉將禾擔竿趕趂岑朝岑朝回面以鎗柄隔阿劉擔竿其阿劉女岑倉娘以禾擔竿趕趂岑朝岑朝以鎗刃決著阿劉

御面見血其岑倉娘又以禾擔竿趕趂要打岑朝岑朝
以鎗柄隔開擔竿决着倉娘左肋辜限內死即是岑朝
鬬殺其理甚明又况阿劉是岑朝再從叔母倉娘是岑
朝三從妹欲奪取未贖之田禾已是無頼其叔母恐為
所奪用擔竿赶逐初未嘗行打而朝以鎗刃傷之見血
其妹以母被傷用擔竿赶逐要打亦未曾及身而朝以
鎗柄打之致死允頑不睦事可按見臣以謂莫大於人
倫莫重於人命賊害骨肉情理深切人情共惡有何可

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滌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

所有吳玠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貼黄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吳玠等乃得逐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别降指揮其已得逐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吳玠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為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

繳内侍馮益轉官

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碍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令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況皇城司親從官堆垜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搴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侍禁內智効一官苟能稱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已論功角逐於被堅

執銳舍爵策勳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為也倖門一啟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資善堂畫一內未有先聖

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傅陛下選儒學老成之士充輔

尊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氣質熏陶德性以副陛下茂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人同稟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說則毀父子無

君臣泯亂民彛為世大害者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
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
先師為矜式非所以訓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
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
必亦以此舉為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
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
敬之心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
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趨習罔不在初曾是初建資善而

可輕有過舉乎所有録黄内緣有此畫一一件未為允當

臣未敢書行

繳劉倜復秘閣修撰

臣謹按劉倜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則為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為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

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詭計秘謀附會奸惡而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恩赦盡還官秩食祠官之禄僥倖甚矣乃敢陳狀訴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别降指揮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產減年

在得人經營庶使本錢不耗息錢足用一有侵欺失陷便致隳壞失遠人心為國生事然則經撫庫官雖名監當其實所係不輕矣切見范希蔄見知衡山縣吏能鹵莽邑事不治好任胥吏民無所訴通受賄賂廉聲無聞監司帥臣屢欲按發委實不足以充上件差遣切慮李彌大未知子細有誤藩屏之政欲望聖慈別降指揮令李彌大選清白謹幹之人別行奏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戶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尚書省送到戶部狀吴錫軍馬已差往池州駐劄其湖南安撫司舊支錢糧數目已改撥應副岳飛支使所是湖南安撫司每月見應副岳飛錢數若本軍起離本路即據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轉運司拘收令項樁管聽候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奉聖㫖依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令臣書行者

臣契勘湖南累年屯駐軍馬並係朝廷指揮令轉運司撥支上供錢斛應副尚猶不足則帥臣不免多方措置僅能給遣昨來岳飛一軍入境支費浩瀚遂至均科田畝錢竭一路民力不足充三月之用所幸水寇已平大軍移駐然本路重斂之後加以大旱民間困急坐待溝壑所以都督行司減放租稅多方存恤猶懼無以善後豈可將岳飛每月合用錢數便令湖南漕司令項樁管將安使從出哉若謂已將吳錫一軍之費改撥應副岳

飛只合明言候岳飛移軍日即據吴錫元來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安撫司拘收不當海言岳飛所用錢數也漕司以應辦為職若遂黽勉奉承重有科斂以候朝廷支遣百姓狼顧孰保其生得財失民亦将安用欲乞别降指揮下湖南轉運使取問每月應副岳飛錢數支用是何窠名或是上供錢斛自合撥正若縁軍期一時賦斂即合蠲除難為立額拘收庶幾盜平之後旱歳之餘民力少蘇邦本以固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
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裒集賄賂於上司借留
而百姓重足一迹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
潭州境内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
婢女為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絶也
宜卿往來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密結胥吏揺動見
任人常有奪攘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
發其人材大槩如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

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令宰虐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啗欲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剌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

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繳馮躬厚特補廕

臣伏見近有臣寮章疏論列崇觀而後誤國之臣凡有所得恩數乞令有司一切報罷聖明洞照已從所請矣除惡務本公論稱快而馮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况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

躬厚未嘗復職其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天下莫平於法惟法之聽人何敢僥倖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無以昭示好惡人心不服公論謂何所有躬厚許蔭補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郭東知台州

臣竊聞郭東奔競進取苟賤無恥其平生所薦論者則商守拙尚用之賈讜趙野李孝揚毛才李缺之流觀遠臣以其所主東之為人亦可知矣頃附權貴躐躋郎曹

朝路之間指目為笑權貴庇之旋令出守徽州州素岩險城壁堅固張琪作賊雖入徽境去城尚五十里本無侵犯之意東乃挈攜資財子女一夕逃遁事不可掩有旨放罷送提刑司取勘未結正間輙造行在權貴又為之地止降一官且復免勘叨竊宮祠之祿於紹興寄居娶富人女厚納婚田其子亦然父子同日成婚以富妻夸耀於人畧無羞恧縉紳恥言之其人品如此豈可為民師帥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哉台雖小郡然陳槖以循

吏受賞矣柯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昨來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矣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繳劉𢿱潼川府提刑

臣竊聞劉𢿱係蜀道富家以貨寶犀帶厚結王黼乃自小官賜出身改京秩躐升史觀遂玷郎選當時有黼𢿱之譏帶劉之號蜀人蓋稱之人所共知不可掩也昨來陳乞陞補為臺章論列以謂循資既濫則不當改宣教

郎出身既濫則不當轉奉議郎送吏部不知坐何銜與差
遣不知填何闕供述不明事迹詭祕其合比附討論無
可疑者前件臺章日月未遠今又委撤以一路提按之
權觀其所由無不疑怪今四川遠在數千里之外民力
已困監司之選尤不可輕撤既能無恥納賂於貴權必
能不廉誅貨於州縣交征財利且自撤始豈所以重外
臺之寄慰遠服之心哉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
詞頭臣未敢書行命詞行下

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刺一郡改畀桐廬則又以為由監司為太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陞擢每語人曰猶子直方尚得為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目之寄辛勤列城非寡廉鮮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

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繳王羲叔黄顧孛膺復職

臣謹按王羲叔宣和中因緣後宮遂叨侍從士論不齒尋被譴斥建炎三年為防江制置聞敵兵逼近黄州引舟西去略無措置少遏敵勢坐此落職放罷後居江州買沒官田官價三萬餘貫只作一萬六千餘貫又只納一千二百貫入官便行耕種坐此降一官舉此三者不才貪墨之狀著矣黄顧昨守揚州奴事黄潛善貨事黄

潛厚躐躋論撰公論鄙之敵兵入冦職在城守曾無奏請遽爾逃避方懷禄燕安之際則僥倖進取忘羞恥之心及見危致命之時則偷生茍全虧効死之節行治如此何足録哉李膺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為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為功為民父母隱蔽賊盜賴奸之用主藏之名監司按劾贓証明甚獄情不究當以公罪至今虔州羣盜未息上煩宵旰則膺之為也臣愚謂此三人者中外踐更非不任使畧無功

用但有罪愆若緣赦恩漸此復職與人才一旹再蒙褒
寵者無以異焉恐非廸簡多士旌别淑慝之道又況延
閣中祕祖宗所以克宅俊又今使庸惡贓賄敗事致冦
之人寓直其間汚辱華資塵玷清貫則當得者不以為
榮而勸懲之具廢矣所有詞頭臣未使奉行

繳朱勝非從吉宮祠

臣契勘朱勝非昨自知紹興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
讀臣父某時為給事中以勝非黨附黃潛善馴致南渡

及苗劉造逆勝非位居宰執不能面折奸兇盡股肱之義
乃依從回互陰懷二意其人才如此實忠臣義士之所
惡叛人讐敵之所輕恐其入朝再壞天下遂具論列雖
臣父緣此以罪去國而聖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誤
恩擢居獻納之地必謂臣克守家訓事主不欺考勝非
後來罪犯屢致言章天下聞之不可掩也臣若隱默則
欺君違父為世大戮伏望聖慈矜察別降指揮所有録
黄臣不敢書行

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
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非為副總管值張邦昌僭
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
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
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為之羽翼遂急勝非勤王且云
不可污張巡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為大元帥
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
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若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

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論事黄潛善叨與政事戊申之冬敵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向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且晏安於寵禄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為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援唐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

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
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
一時宰執勝非顔岐張澂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
歐陽脩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為舜誅四凶不
是過也為勝非計尚以何顔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
拔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常為宰臣義當
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為辭避坐使李
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

討賊忠義徇國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
逐異己意謂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汚揆席上天震
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委柔於
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奸憸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
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于勝非本
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偽命臣寮又為黃潛
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
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為

衆所由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繆妄力疏寢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為而勝非敢為者乎康執權闒茸汚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已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諤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紿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諤為人大

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為宣撫使即辟為幕薦凡江西繆政多謫之謀及再為相遂差謫監吉州榷貨務偷盜官錢嵗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為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詐供謫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謫雖曽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守為任守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為靜江通判值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

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為湖北鹽務以為未足又薦之對又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賍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為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為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飜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為湖南土豪

命移兵至鄂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鄂守付之昌禹兇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鄂而東者人人滿意為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剥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么已就招安然後付以告命而密諷李荛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

後朝廷一向謝絶不與交通三四年間敵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啟寵納侮果至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寛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為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為如前所奏則又闒通內侍謟奉將帥牢寵堂吏沽譽羣小專以軟熟無

忤持禄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為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祕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禄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

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為榮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為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皁櫪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絶足仍有詭銜竊轡以智為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深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亂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

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

斐然集卷十五